

紅旗飄飄

革命先烈故事特輯

5

紅 旗 飄 飄

第 5 集

*

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168 1/32 8 1/4 印張 206,000 字

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00

統一書號: 10009-309

定 價 七 角



第 5 集 1957 年 12 月 15 日出版

目 次

編者的話	3
片断的回忆 (忆赵世炎)	夏之栩 5
忆太雷	王一知 13
皖北苏维埃的创始人之一魏野畴	李力果 20
悼向警予同志	李立三 28
海陆丰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彭湃	侯 枫 32
纪念蔡和森同志	李立三 46
红二十五军军长蔡昇熙	黄河清 51
傣族人民优秀的儿子章拔群	谢扶民 54
吉鸿昌就义前后	吉胡洪霞 62
方志敏同志在楼底蓝家村	罗 宁 74
瞿秋白同志战斗的一生	温济泽 79
西北的一颗红星 (刘志丹故事片断)	本刊辑 108
和楊靖宇同志三次会見	何成湘 119
楊靖宇將軍轉战在白山黑水間	于連水 124
和左权同志相处的日子	楊得志 132
左权將軍在太行山上	郭树保 138
陈潭秋同志二三事	張文秋 149
長征途中的毛泽民同志	王 群 152

我的良师益友彭雪枫同志·····	張 震	156
毕生难忘(忆彭雪枫同志)·····	姜国华	163
王若飞同志故事片断·····	本刊輯	172
追随叶挺將軍兩年·····	熊 輝	175
罗炳輝將軍生平·····	史 芬	180
关向应同志故事片断·····	本刊輯	225
抗战初期的續范亭同志·····	南新宙	235
深深的怀念(忆朱瑞)·····	潘彩琴	252
在任弼时同志的身边·····	毛少先	257
紅軍时代的楊立三同志·····	朱 达	261

革命烈士

当我们着手編輯这本“革命烈士故事特輯”的时候，我們不禁想起了毛澤东同志講的这样一段話：“无数革命烈士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难过，难道我們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嗎？……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讓我們高举起他們的旗帜，踏着他們的血迹前进吧！”（“論联合政府”）

千百万的革命战士遵照着毛澤东同志的話前进，他們繼承了先烈的遺志，把革命事业推向胜利。我們的胜利是英雄人民奮勇斗争的結果，也是无数先烈的血的結晶。革命烈士的壯烈事迹和英雄行为，永远是我們的光輝榜样。他們的名字永远照耀着我們，他們的英雄主义永远激励着我們。當我們前进的时候，想起他們，便会加快脚步；當我們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起他們，便会勇气百倍，增強了足以摧毀一切前进障碍的力量与信心。

多少年来，广大青年讀者都把革命烈士当作自己的老师和朋友；他們把学习烈士的革命品質当作教育自己、改造自己的最重要的課程。在集会上，在陈列館里，在課堂上，在書店里，凡是有关革命烈士的一张照片、一幅图画、一首詩，甚至一些零星的回忆和記述，都会引起他們濃厚的兴趣，喚起他們无比的革命热情。有关記述革命烈士斗争生活的出版物，在培养青年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根据青年讀者的迫切需要，長久以来，我們就希望多出版一些系統地、完整地描写革命烈士斗争故事的作品。可是，这类作品从調查研究、搜集材料到写成，都需要較長的时间，往往不能及时地

滿足讀者的要求。為了回答讀者殷切的期望，我們先把這一部分有關烈士的回憶錄和編寫的烈士故事匯編出版。

這期文章的次序是按烈士犧牲的時間排列的。

在這個特輯里，有較為完整的烈士故事，如“瞿秋白同志戰鬥的一生”“羅炳輝將軍生平”；但更多的是有關烈士的回憶錄。在回憶錄里，有由烈士的親屬寫的，如回憶趙世炎、張太雷、吉鴻昌、朱瑞等篇；有由烈士的戰友寫的，如回憶左權、彭雪楓、聶拔羣等篇；有由烈士的部下寫的，如回憶葉挺、楊靖宇、毛澤民等篇……這些回憶錄雖然不一定完整地記述了烈士的生平重要事跡，但確實記述了烈士事跡中的一些生動的片斷。這些珍貴的記述，使我們初步接觸了烈士們的心灵，烈士的高貴品質，它不但直接教育了我們，同時也給將來撰寫較完整的烈士傳記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材料。待將來條件成熟時，我們希望能有完整而系統的烈士傳記獻給讀者。

除了這一集以外，本刊今後還打算繼續發表這方面的文章。我們殷切地希望：凡是熟悉革命先烈鬥爭事跡的同志（烈士的戰友、部下和親屬等），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寫出來；各地的文藝工作者、編輯、記者、宣傳教育工作者能通過採訪、調查，撰寫革命烈士的傳記和故事；各地的烈士博物館、紀念館、陳列館能供給我們有關烈士的材料和綫索等。這是一件艱巨而繁重的工作，希望同志們能協助我們。

中國青年出版社“紅旗飄飄”編輯部

片断的回忆

——忆赵世炎

夏之栩

1

北京的“沙滩”这个街名，和聳立在沙滩街上的紅磚“沙滩大楼”^①，三十多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虽然这条街本身在解放以后已經在变化和发展着。现在，每当我走过沙滩的时候，我仍然要怀着默念的心情注视一下这紅磚的大楼，因为它常常喚起我对于当年一些革命先烈的回忆。

三十多年前，1924到1926年的沙滩一带，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和北方区党委指揮革命工作的中心活动地区之一。在“沙滩大楼”（当时是北京大学第一院，现在是学习杂志社）里，有我们党委的接头机关；有党的刊物——“政治生活”发行的房子；还有几个教室，是我们党、团支部夜间开会的場所。当然，这些活动，都是用各种方式秘密进行的。我们几乎每天可以在这里遇见当时党的市委書記赵世炎同志，和党委陈乔年，范鴻劼同志……等負責人。他們都住在沙滩附近，有的在北大宿舍，有的住公寓。世炎同志有家在西城，他为了工作方便，很少回去，因为夜晚是他最好的工作時間——上課，开会和写文章。

党委还有许多工作是不能完全在“沙滩大楼”处理的，所以虽然經濟条件很困难，也不能不另外租單院小平房，建立秘密机关。我們七、八个来北京不久的年青党员，开始就被派在这样的机关

① 当时北京人都称这座紅房子为“沙滩大楼”。

里。我們表面上是學生，白天輪流出外工作，裝着上課的樣子，晚上回來，合伙辦伙食。在機關里，世炎和喬年同志經常和我們在一起，因此，我們很幸運的能夠直接受到他們的培養和教導。尤其是世炎同志，他的作風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他是我們學習上和工作中的很好的老師。他講話很生動，在新黨員的秘密訓練班里，我們都喜欢听他講課。他在工作的時候似乎不知道疲倦，寫文章往往是通宵達旦，休息一下又馬上工作起來。對青年同志的教導很耐心、細致，我們有點進步就受到鼓勵；如果有了錯誤，也受到嚴格的批評，而這種批評對我們是更大的幫助。同時，他又是我們親密的朋友。他性格開朗，有說有笑，工作的時候很認真，休息的時候和大家一塊玩得又很活潑，他可以和任何人都處得很好。

1952年底，我回到人民的北京來了，看見沙灘一帶都在逐漸變化和发展。今年九月，北京第一路無軌電車通車了，它橫貫北京東西，並穿沙灘而過。當我有時乘無軌電車路過沙灘，我為新中國的市政交通發展迅速而感到幸福，這時候，就更容易引起我對當年的回憶。我們的革命先烈們流盡了他們的鮮血，使我們今天才能够過着幸福的生活。在三十多年前，他們冒着暑熱和風雪，同時也冒着生命的危險，日夜在沙灘一帶活動着。他們的足跡踏遍了沙灘周圍的大街小巷。在冬季的深夜里，沒有任何交通工具，只有冒着嚴寒快步前進。即使在這樣的時候，行人已稀少，路燈又昏暗，還要機警地避免可能遇見的暗探釘梢，也要小心巡警的注意，以保證組織和個人的安全。

2

1925年“五卅”運動後，革命運動在北方各地都有發展，黨中央決定成立以李大釗同志為書記的北方區黨委，領導北方幾省的革命工作，也兼北京市黨的領導。世炎同志擔任了區黨委宣傳部的工作，並領導工人運動，因此他常去天津、唐山一帶活動，工作也更加繁忙了。1926年3月17日，北京爆發了反對帝國的示威運動，群眾與軍警衝突，有人被刺刀戳傷。北京當時的軍閥政府

段祺瑞执政，企图用恐怖手段来吓退人民的反帝运动，反而更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3月18日，一个更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发动起来了。世炎同志是头一天（17日）从天津赶回来的，这天早晨，他去党委开会，我们宿舍的同志都去参加示威运动，许多党员和团员都担任着指挥、联络、发传单、贴标语等工作。大约快到中午时候，群众队伍来到了段祺瑞执政府（铁狮子胡同）门前，遭到了段祺瑞卫队的大屠杀，这就是“三一八”惨案。

我和几个同志好不容易冲出了铁狮子胡同，沿着东四大马路向南走，迎面跑来一位同志小声告诉我：“李大钊同志和党委的同志们都到铁狮子胡同去了！”我问：“世炎同志呢？”“也去了！”他回答说。我被他这几句话惊呆了，不知所措地靠墙站着。忽听有人大声呼喊：“两旁胡同里敌人有埋伏，要顺大街走！”喊声惊醒了我，我一口气跑回机关，还没有人回来。我一心只想找党委的同志，转身又往医院跑，一连跑了几个医院，跑不动时就坐人力车。我心里想：“他们不能死！多少革命工作等待着他们去领导啊！最坏的估计是他们受了伤，躺在医院里了！”在医院里我看见了許多受伤的人，重伤者热血浸透了衣衫，惨不忍睹。医院里的惨景，只有更增加人民群众对当时统治阶级的仇恨！

这时，忽然有一个希望抓住了我：既然医院里没有发现他们，那一定回机关商量善后去了！我三步并作两步回到机关去，仍然是失望；我已经跑不动了，只好坐下来。有个人在床上躺着，我看见是我在路上遇见的那位同志，正在因为无法找到李大钊同志在流泪。这时，我心里更为李大钊同志耽忧。我想，世炎同志年青，机灵，有可能冲出来的，但是李大钊同志呢？我不敢再想下去！

乔年和世炎同志先后回来了，打破了房子里沉闷的空气。乔年同志胸口被刺刀戳伤，幸而未伤心脏，我们才放心了。

世炎同志是跳墙出来的，他说：“我们刚到铁狮子胡同不久就听见前面有枪声，队伍冲乱了，我被人群拥到墙根下，进退都不能，只好趁势爬上墙头翻出来，跳下去时头碰痛了，但没有受伤。”他又

說：“我已到過接頭機關，黨委其他同志已脫險；各支部初步檢查，黨團員死者六人，群眾約四十餘人，尙無確數，輕重傷者約二百以上。”

我們的緊張心情並未緩和，因為還沒有得到李大釗同志平安脫險的消息，同時我們又為死難者悲傷。直到天色將晚，才有同志來報告：“李太釗同志已脫險回家！”我們大家都舒了一口氣。

3

“三一八”慘案以後不久，世炎同志被派去參加“五一”節在廣州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大會指示：中國工人階級當前的任務是努力積聚力量，援助國民革命軍北伐，推翻軍閥的反動統治。會後，世炎同志被調到上海工作，擔任江浙區黨委的組織部長。當時，區黨委是兼任上海市黨的工作的，因此，世炎同志主要的工作也就是直接參加上海工人運動的領導，準備武裝起義。同年八月，我也被調來上海工作了。

世炎同志到上海以後，即和區黨委書記羅亦農同志、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同志等為了完成第三次勞動大會的指示準備武裝起義而緊張工作着。世炎同志和總工會的同志們一道深入基層工會去活動，發動了各行各業連續三個月的大罷工，和在兩次起義前的總同盟罷工。世炎同志不僅是當時上海工人罷工運動的組織者；他還寫了許多有關罷工的宣傳文章，登在黨中央的刊物“向導”周刊上。他常用的筆名是“施英”，因此，這個名字當時曾為上海許多工人所熟悉，也為以後蔣介石反動派所忌恨。

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上海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連續三次舉行武裝起義，第一次和第二次都失敗了。但是，上海工人階級毫不因失敗而動搖，相反地，他們根據黨的指示積極地吸取了兩次起義的經驗教訓，準備工作更加充分，這就為第三次武裝起義打下了勝利的基礎。因此，上海工人階級對於自己的組織——上海總工會發出準備第三次武裝起義的號召，回答是“時刻準備着行動”！

1927年3月，北伐軍在各地工农群众的大力援助下节节胜利，直向上海推进，在20日占领了龙华。区党委每天上午都要和上海市各区党的書記开碰头会（我因做秘書工作也参加）。在21日早晨八点多鐘，我照例到开会的地方去，路上遇見世炎同志，他說：“快走！有好消息！”果然，在會議上亦农同志宣布：“北伐軍昨晚已抵龙华，上海工人今天第三次武裝起义，配合北伐軍消灭軍閥毕庶澄的軍隊，夺取上海！上海总工会已經准备好命令，全市工人中午十二点总同盟罢工，下午一点开始軍事行动！”大家兴奋极了。散会时，世炎同志提醒我說：“你赶快回宿舍去一趟，通知娘娘，我們今晚都不能回去，战斗何时結束，何时回家，免得她老人家記挂！”

上海工人階級采取了无比迅速的行动，提前一个鐘头就开始罢工了，并且在一个鐘头內完成了全市八十万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各行各业的工人都組成了队伍到街道上去占领据点，女工也組成了許多救护队准备救护伤员，工人糾察队根据計劃立即开始了軍事行动。上海工人階級这种迅速的行动，使上海的帝国主义者們大吃一惊！他們預感到中国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对他們的統治將要发生不可抵御的威胁！1925年的五卅反帝运动，他們記憶犹新，这就埋伏下了“四一二”惨杀的种子。帝国主义者們惶惶不安，乃急于找寻他們的好奴才——蔣介石（当时的北伐軍总司令），勾結起来，镇压上海工人階級和殘害共产党员。

世炎同志和汪寿华同志都在閘北前綫指揮部指揮战斗。战斗开始后，工人糾察队以无比的英勇，用劣势的武裝，在閘北天通庵及北火車站击退了敌人多次的冲锋，并在战斗中夺取敌人的武器来补充自己。激战了二十八小时，殘余的敌人，最后不得不在北火車站豎起了降旗。

記得在战斗开始那天的夜晚，閘北发生大火，我跟随亦农同志在离前綫不远的聯絡站里。从窗口外望，只見滿天紅光，我真为指

① 娘娘即革命的母亲夏娘娘。

揮部的同志耽心。亦农同志早已看到了，神情也很緊張，但因見我着急，反来安慰我說：“那里有群众，什么也不怕，大火是可以扑灭的！”我很想溜出去看看，剛走到胡同里，前綫聯絡員来了，他阻止我出去，說前面有流彈伤人，他又向亦农同志报告指揮部未受危險，我們都安下心来。

战斗已經进行了二十多小时，可是早已到达龙华的北伐軍却按兵不动，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党委决定由总工会派人穿过火綫去龙华，質問北伐軍为何不配合进攻？在战斗结束后，我听回来的同志說，蒋介石命令他的軍隊停止前进，并与軍閥毕庶澄的代表談判，准备委任毕为軍長，要毕交出上海，以免上海被工人夺去。

第二天下午五时左右，战斗結束了，我跟随亦农同志跑到閘北去看战績，并且多么想看看指揮部的同志們啊！当然，战斗虽然結束了，还有更多的工作正在等着哩，他們一直忙到夜晚十点多鐘，世炎同志才和我們同回宿舍来。娘娘准备了点心慰劳我們。飯后，接連十小时以上的緊張战斗后的疲劳，已逼使我們必須休息了。

4

上海工人階級用自己的力量攻克了上海，消灭了軍閥的部队以后，在龙华的北伐軍才开进一个师来。但是，工人对他們仍然热烈欢迎，并且举行联欢会，对士兵进行政治宣傳工作。蒋介石害怕了，在三个星期中接連換防兩次，这就加重了工人糾察队維持治安的責任。上海工人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博得了全市人民的称贊。

这个时候，蒋介石反动派正日夜忙于勾結帝国主义者制造糾紛来鎮压工人，并把投降不久的軍閥周凤岐的軍隊換防到上海来，以便于屠杀工人。4月11日夜半，蒋介石終於撕下了假面具，指揮武裝流氓进攻总工会，制造借口来繳工人糾察队的武裝，并首先誘杀了上海总工会委員長汪寿华同志。

世炎同志經常睡得很晚。12日拂曉，他听見枪声，就說不好，

一定出事了，立即起身坐待天明，赶到总工会去了。我不便太早出門，只能呆在家里着急，等到每天可以出外的時間，才到党委机关去打听消息。下午，上海工人群情忿激，包圍了敌人司令部，要他們发还工人糾察队的武器，因为这些武器是工人自己从敌人手里夺来武裝自己的。号称革命的北伐軍，依靠工农的援助取得了胜利，反过来繳工人的武裝，这是工人阶级所不能容許的。但是，蒋介石已彻底叛变革命了，所以他們竟向工人群众开枪了，工人遭到了大屠杀，这就是“四一二”事变。

敌人疯狂地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进攻，工会和群众团体都遭封閉了，許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員英勇牺牲了！党委在亦农、世炎同志的领导下迅速轉入地下活动，同志們怀着悲憤的心情，活着的代替了死者的崗位，又繼續战斗前进！

5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五月在武汉召开，亦农同志去武汉参加會議，世炎同志仍留在上海。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世炎同志也被选为中央委員。大会后，中央委派陈延年、王若飞兩同志（都是中委）来到上海。为了便于领导工作，江浙区党委改組为江苏、浙江兩个省委了，延年同志担任江苏省委書記，世炎同志仍在省委担任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

白色恐怖籠罩着上海，几乎每天都有警报，同志們不断地被捕或牺牲。六月下旬，新的江苏省委机关之一被敌人破坏了，延年同志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有郭伯和同志（省委組織部長）和韓步先（省委秘書長）。郭伯和同志英勇牺牲了，韓步先則无耻叛变了，他并且出卖了延年同志和世炎同志，来换取他自己的狗命。

7月2日下午，傾盆大雨，由于叛徒韓步先供出了世炎同志的住处，敌探冒雨来搜查，但世炎同志不在，敌探則坐待不走。虽然在敌探的監視下，娘娘仍机警地把窗口用作警号①的花盆推下去，企

① 警号，当时秘密机关都用各种东西作記号，放在容易从外面看見的地方。

图摔碎在馬路上，以便引起世炎同志回来时或者有其他同志来时的注意，但未能发生作用。雨声很大，天色也很昏暗，很难发觉房子内外有什么变化，世炎同志终于回来了。敌探开门，让世炎同志进来。世炎同志踏进门槛，一切都清楚了。但他的神色很镇定。他走上楼去询问敌探为什么来搜查，并回答他们说自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但并不叫赵世炎这个名字。敌探翻箱倒箧搜查，也找不出什么证据来。趁他们互相商量的时候，世炎同志悄悄地把若飞同志的地址告诉了我。因为是叛徒的告发，虽无证据，敌探也一定要将世炎同志带走。世炎同志从容起身，临下楼时回头望了我和娘娘一眼。从他的态度和眼神里，我了解他坚定的意志和献身的精神！

我找到了若飞同志，他听了这个消息很伤心。我们都流下了眼泪，但环境不允许有哭的自由，眼泪只能吞下肚去。若飞同志指示我到旅馆去暂时隐蔽起来，并告诉我如何进行营救的方法。但是，敌人找到了他们所痛恨的“施英”就是赵世炎（也是叛徒证实的）的时候，任何营救方法都是无用的了。

7月19日清晨，世炎同志终于被杀害了！在他牺牲三十周年的今天，我们来纪念他的时候，他当年舍死忘生为它奋斗的新中国，屹立于世界已经八周年了。先烈们的遗志已经实现，他们的鲜血在祖国大地上已经开花结果，新中国的光辉永远照耀着我们灿烂的前途！

忆 太 雷

王 一 知

太雷牺牲已经有三十年了，岁月虽长，也不能冲淡我对他的记忆和悼念，他一直活在我的心里。

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是江苏常州人。在学生时代，他就具有强烈的革命热情。“五四”前后，在天津北洋大学学习时，积极地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他倾向社会主义，参加了李大钊同志所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他原名張泰来，又名春木，参加革命后才改名張太雷。这不仅因太雷与泰来同音，还有愿把自己化为大雷、震醒痴顽、打击强横的寓意。

他虽然还不到三十岁，就为革命牺牲了，但他确是个大雷。他从“五四”运动到广州起义这短短的几年中，所写的文章和所作的講演，都如怒雷般震动了人心，震撼了反动统治的基石。特别是他领导广州起义，在西瓜园誓师的时候，“他那宏亮的声音，激动了每一个到会的人，千万人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①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变——广州公社的火花，就是这样熊熊地烧起来了。两点鐘就赤化了广州城！“真是一声霹靂惊破了敌人胆！”

太雷在广州起义的第二天，就被敌人的枪彈击中，壯烈牺牲了。他是广州起义政治上、組織上主要的领导者之一，同时还是这次起义軍事上的指揮者。他的名字將永远同广州公社这一光輝革命历史密切联系着，他是永垂不朽的。

我認識太雷是在1922年。那时我在上海平民女校学习。平民女校是我党所办，設有工讀互助班，專收年長失学或中等学校毕

① 見參加广州起义的老战士施展談“广州公社的火花”，該文載于1957年7月27日人民日報。

业后有志升学而限于經濟条件不得入大学的女生。校务由李达同志主持,实为我党活动机关,有不少的共产党人在那儿来往。陈望道、沈雁冰給我們上过課,刘少奇同志給我們作过报告。刘少奇同志那时刚从苏联回国,同学们最喜欢听他談苏联情况。那时,我們是多么向往社会主义苏联呵!当时从苏联回来的人还不多。听说太雷在1921年曾到过苏联,参加过第三国际代表大会,我們也很想听他談談。可是,他另有任务,很少到我們学校里来。后来才知道他那时正为我党同国民党合作的問題在奔走。他在这年为国共合作問題曾到过广州。

虽然这时我同太雷很少接触,可是有一件事却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記得在1922年下半年,我們在平民女校的几个湖南四川籍的同学剛搬家,因一时无錢租不起木器,房間里空落落的一件家具也沒有。忽然,有一天,大家从外边回来,看見地下放着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一套旧西裝,里面有一張字条,上面写着:“你們把它拿去当了罢!”下面沒有署名,不知是誰留下的。可是大家很快就想到:这可能是張太雷的。因为那套西裝的尺寸相当長大,只有象太雷这样个子高大的人才合适;而且当时在我們接触的人中,太雷是常穿西裝的,其他的人則很少穿。太雷为什么常穿西裝呢?因为他去年为了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會議,在旧貨鋪买了兩套西裝。后来一問,果然是他的。当时大家都很穷,同志之間这样的推衣解囊是常有的事。

1923年下半年,上海大学开办了,我与几个湖南、四川籍同学轉到上海大学学习,“上大”也是我党所办,校長虽然是于右任(国民党員),不过是挂名而已,校务实际上由邓中夏、瞿秋白等同志主持。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太雷也在“上大”作教員,秋白同志剛从苏联回来,他又健談,我們一些同学就常到秋白的住所去向他請教,談問題。在这里常常遇見太雷。后来才知道太雷同秋白不仅因为是同乡同学(他倆以前都是江苏第五中学学生)才比較亲近,主要是他們倆对国共合作統一战綫政策有一致的認識,对其它問題也常有共同看法的原故。他倆都是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选出

的中央委員。聽說太雷在第三次黨代大會上是主張國共合作最有力的一个，也是反對張國燾的關門主義最有力的一个。我們在秋白那里常常由蘇聯革命經驗談到中國革命問題——革命階段、性質和革命同盟軍問題；勞工問題和婦女問題等。他倆給我們不少的指教和解釋。我覺得秋白是溫文爾雅，象一個學問淵博的學者，談起問題來條理清晰，精辟透徹。而太雷呢，他的語言中沒有華麗的辭藻，他總是在我們談論得非常熱烈或是有爭論、有疑難的時候插進幾句話，而他那簡單的幾句話，總是能深入到問題的本質，有不可爭辯的邏輯力量，常使我們疑難解決，爭論停止。他還喜歡開玩笑，有他在場，總是談笑風生，歡騰四座。

這時我對他雖有一些了解，但還不深刻，也不知道他的工作情況。到1924年他擔任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以後，我們的接觸就更多些。因為那時我也在團中央婦委工作了一個短時期。在這一段日子裡，我了解到他有非常的才能，作事寫文章好象毫不費力；他又有無窮的精力，日夜的工作（他那時在上海民國日報任主筆，深夜才下班），總是精神奕奕，毫無倦色。

黨的統一戰綫政策，使革命加快了步伐。1925年黨派太雷去廣州，作廣州國民政府蘇聯顧問鮑羅庭的助手。從這時起一直到1927年國民政府到了武漢，他都與鮑羅庭同志在一起，忠實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綫，日夕同國民黨的領袖們相周旋，致力於統一戰綫工作。

這一年，我也到了廣州，同太雷生活在一起了。在這一段日子裡，我得到他許多幫助和鼓勵，我也更進一步的了解了。他。

我們住在鮑羅庭顧問的公館裡。鮑顧問的辦公室設在樓上，鮑夫人同他們的兩個兒子也住在樓上。我們則住在樓下。樓下還有一個翻譯室，有幾個翻譯專譯當日各地報紙有關軍政的重要消息，供鮑顧問參考。這個翻譯室也歸太雷領導。太雷的工作比以前更繁忙了。每日都有川流不息的國民黨軍政首腦來與鮑羅庭談話，每周這些軍政首腦還要到鮑處來開幾次會議，這都需要太雷翻譯。鮑出去講演，當然也是他同去。總之鮑有所活動是离不开太